

意外之侣

Sleeping Arrangements

[英]马德琳·威克姆 著

Madeleine Wickham

许育菁 译



一个计划中的愉快假期，
意外遭遇旧日的甜蜜爱侣，

是被人捉弄还是命运的安排？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I

1561.45
583

意外之侣

Sleeping Arrangements

[英]马德琳·威克姆 著
Madeleine Wickham

许育菁 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意外之侣/(英)威克姆著;许育菁译.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10.4

ISBN 978-7-5039-4292-1

I.意… II.①威…②许… III.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42976号

意外之侣

作 者	[英]马德琳·威克姆
译 者	许育菁
选题策划	王 娟
责任编辑	阡 陌
装帧设计	弘文馆·垠 子
出版发行	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
网 址	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	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	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 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870×630毫米 1/32
印 张	10.5
字 数	18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039-4292-1
定 价	23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

太阳这个白球令人炫目，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，克洛伊的接待室热得像烤盘一样。克洛伊倾身靠近贝瑟妮·布里奇斯时，感觉到棉质洋装下散发出来的汗珠，就像小甲虫一样，不经意地沿着背脊流下。她拿着一根针穿过厚厚的白色丝绸，用力拉贝瑟妮身上的布料，她可以感觉到这女孩慌张地倒抽一口气。

克洛伊站在她后面，一边拨开额头前的卷发，一边想着：天气好热，真没办法工作。站在这空气不流通的房间里，的确无法工作。她正努力帮一位紧张兮兮、有点胖的女孩，塞进一件小了两个尺寸的婚纱里。她已经瞄了一百次手表，感觉越来越兴奋。时间快到了！再过几分钟出租车就会到，这场折磨就会结束，假期就要正式展开。她因为迫

切想逃离这里而觉得晕眩。虽然只有一个星期，但一星期已经够了。一星期就够了，不是吗？

离开这里，她短暂地闭上眼睛，想着。远离这一切。她的急迫差点吓着自己。

“好。”她睁开眼，眨了眨眼睛说。有那么一下子，她想不起来自己刚刚在做什么。除了觉得闷热和晕眩外，她什么感觉也没有。前天傍晚，她加班到凌晨两点，替三件小伴娘服车边，那是最后才下单的急件。新娘挑的那件丑极了的粉红色印花丝绸，似乎还在她面前飞舞，她的手指因为拿针还在痛。

“好。”她又说了一次，努力表现出专业的样子。她的目光慢慢放在贝瑟妮的细皮嫩肉上，好像做蛋糕的面粉糊过多似的从礼服上方溢出，她做了个鬼脸。她转向贝瑟妮的母亲，布里奇斯太太正坐在那张小沙发上，撅起嘴看着这里。

“这是我能找到最合身的一件，不过还是有点紧……你觉得如何，贝瑟妮？”

两个女人转身观察贝瑟妮，贝瑟妮的脸慢慢变紫。

“我没办法呼吸，”她大口吸气，“我的肋骨……”

“她可以的，”布里奇斯太太说，眼睛慢慢眯起，“贝瑟妮，只要你节食就可以了。”

“我觉得很难受，”贝瑟妮低语，“我快没办法呼吸了。”

她绝望地默默看着克洛伊，克洛伊则礼貌性地对布里奇斯太太微笑。

“我知道这件礼服对您和您的家人来说非常重要，可是如果对贝瑟妮来说真的太小……”

“不会太小！”布里奇斯太太打断她，“是她太胖了！我告诉你，我穿那件礼服的时候，比她现在还要大三岁。而且我臀部那里还很松，还可以左右摆动。”

克洛伊无意间发现自己的眼睛瞄向贝瑟妮，她的臀部不雅观地紧贴着礼服的缝合处，好像一大块牛奶冻。

“喔，我的屁股根本不能动。”贝瑟妮说，“很丑，对不对？”

“不会！”克洛伊立刻说，“当然不丑，这件礼服很好看，只是……”她清了清喉咙，“只是袖子看起来有点怪怪的……可能还有腰部那里……”

她被门边传来的声音打断。

“妈！”山姆的脸探进来，“妈，出租车来了。我快热死了。”他拉起T恤抹掉额头上的汗珠，露出小麦色、平坦的肚子。

“已经来了？”克洛伊说，看一看表，“你跟爸爸说一下，可以吗？”

“好。”山姆说。他的视线移到贝瑟妮那可怜的、包得紧紧的身材上，他那16岁的脸庞上，露出恶意的笑。

“好了，山姆，谢谢你。”克洛伊在他开口之前很快地说，“你就……你去告诉爸爸出租车来了，好吗？然后去看看奈特在做什么。”

他离开后门随之关上，她松了一口气。

“好，”她轻轻地说，“我得走了，今天先这样可以吗？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件礼服……”

“她会穿得下的，”布里奇斯太太不动声色地威胁着，“只要她努力一点。你知道人不可能两者兼得！”她突然转向贝瑟妮，“你不可能每晚吃巧克力蛋糕，又保持M号的身材！”

“有的人就可以，”贝瑟妮愁苦地说，“女明星克里斯汀·戴维斯就可以尽情地吃，而且她穿S号的衣服。”

“那是她运气好，”布里奇斯太太反驳，“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这么幸运。我们得做选择。我们得自我控制，在生命中，我们得做些牺牲，对不对，克洛伊？”

“这个嘛，”克洛伊说，“我想是吧。总之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我今天要去度假，出租车刚到，要载我们去盖特威克机场。所以如果能安排……”

“你不会想在婚礼当天看起来像只大肥猪的！”布里奇斯太太大喊着，克洛伊被吓了一跳。她站起来捏她女儿在抖动的肉。“你看看这个！这到底都是怎么来的？”

“噢！”贝瑟妮大叫，“妈！”

“布里奇斯太太……”

“你会希望看起来像个公主吧！每个女孩都会努力让自己结婚那天看起来最美。我相信你也是，不是吗？”布里奇斯太太锐利的目光落在克洛伊身上，“我相信你结婚的时候，也努力让自己尽可能漂亮，对不对？”

“嗯，”克洛伊说，“其实……”

“克洛伊？”菲利普的一头黑色卷发在门边冒了出来。“抱歉打扰了，可是我们得走了，出租车来了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”克洛伊说，努力不让声音透露出她的紧张，“我知道车来了，再等一下……”

只要我能摆脱这些迟到半小时、又搞不清楚状况的人——她眼神无声地透露着，菲利普默默地点了个头。

“你的结婚礼服是什么样子？”他离开后，贝瑟妮一脸期待地说，“我想一定很漂亮。”

“我没有结过婚，”克洛伊一边说，一边伸手去拿针盒，只要让这女孩脱下礼服……

“什么？”布里奇斯太太的眼神射向贝瑟妮，接着扫过这个到处散落着礼服丝绸和婚纱的房间，怀疑这一切都是骗人的把戏，“什么叫做你没结过婚？那刚刚那个男人是谁？”

“菲利普是我的长期伴侣，”克洛伊说，强迫自己保持礼貌，“我们已经在一起13年了，”她对布里奇斯太太微

笑，“比许多婚姻维持得都要长久。”

拜托！为什么我要向你解释我的事？她生气地想。

她的脑袋迅速响应：因为替贝瑟妮试三件礼服、加上六件伴娘服，价值超过1000英镑！而我只需要再保持礼貌十几分钟。我可以忍耐十分钟，然后她们就会走了，我们也会离开，离开整整一个礼拜。没有电话，没有报纸，也没有烦恼，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哪里。

盖特威克机场还是一样闷热、拥挤、嘈杂，大排长龙的包机旅客懒洋洋地靠在推车上，小孩子哭叫、小婴儿哭闹，广播耀武扬威地宣布一次又一次的班机延误。

休·斯特拉顿站在丽晶航空尊荣会员报到柜台前，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似乎不在意。他把手伸进亚麻上衣口袋里，拿出四本护照，交给柜台后的小姐。

“您和？……”

“我太太和小孩。”休指着站得有点远的阿曼达说。她和两个女儿在一起，她们正在抓脚。

阿曼达的手机紧紧贴着耳朵，她发现他正在看着自己，于是往柜台前进几步说：“我是阿曼达·斯特拉顿，这是奥克塔维娅和碧翠丝。”

“好的，”柜台小姐微笑说，“我得先核对一下。”

“对不起，潘妮，”阿曼达对着手机说，“在我走之

前，让我确认一下第二间卧室的颜色……”

“这是你们的登机牌，”柜台小姐对休微笑，并交给他一叠信封，“会员贵宾室在楼上，祝您旅途愉快。”

“谢谢。”休说，“我们一定会。”他对柜台小姐报以微笑，接着转身走开，把登机牌放进口袋里，向阿曼达走去。

她还在讲手机，讲得很忘我，不知道自己挡住了经济舱报到柜台的队伍。每个排队的家庭都得绕过她，男人打量她那金褐色的长腿，女孩子羡慕地看着她身上的名牌洋装，老太太则微笑看着穿着淡蓝丹宁布外套的奥克塔维娅和碧翠丝。休发现自己冷静地想着，他们全家看起来好像在替周围环境装点颜色。没有瑕疵，也没有不恰当的地方。

“对。”他走近时，阿曼达正在讲话。她用做过指甲美容的手，梳过她那黝黑、光亮的头发，接着翻过手来检查自己的指甲。“嗯，只要那亚麻布及时送到……”

等我一下！她用嘴型对休说。休点了点头，打开手上的《金融时报》。如果她是在和室内设计师讲电话，那可可能要好一会儿。

最近才知道要去西班牙度假的时候，阿曼达决定重新装潢他们在里奇蒙的房子。实际上是要整修哪几间房间，休也不确定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房子这么快就需要重新装修，毕竟他们买这房子的时候，才刚装潢整理过，那只是三

年前的事！壁纸不会这么快坏掉吧？

不过阿曼达告诉他这整个房子的整修计划时，显然她已经决定了，就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她对装修房子比他有先见之明。现在他也非常清楚了解，他能参与的只有咨询的部分，没有否决权。事实上，他根本没有任何实权。

工作上，休·斯特拉顿是一间大公司的策略总监，他在公司大楼前有一个停车位，有能干的私人助理，而且受到许多年轻、有抱负的行政主管敬重。大家公认休·斯特拉顿精通现今商业世界里的商务策略，只要他开口讲话，大家都会专心聆听。

在家里，没有人听他讲话；在家里，他觉得自己比较像是无实权的企业家第三代，得以继续参与董事会，是因为他的姓，不过老实说，大多时候，他的姓反而阻碍了他的升迁。

“好，可以，”阿曼达说，“下礼拜我再打电话给你。”她把电话放进包包里，抬头看着休，“好了！抱歉久等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休礼貌地说，“没关系。”

接着陷入短暂的沉默，休有点尴尬，感觉上好像当主人的在请客时不能填补空当似的。

不过有这种感觉很可笑，阿曼达是他太太耶，是他孩子的妈。

“所以……”他清了清喉咙说。

“所以……我们和保姆约了12点，”阿曼达看着表说，“希望这个人没有问题。”

“莎拉的保姆推荐的，不是吗？”休说，急着延续这个话题。

“嗯，”阿曼达说，“没错，是她推荐的。不过这些澳洲人都会互相推荐，这不代表他们都很好。”

“我想她一定没问题。”休说，努力想让自己听起来比较有信心。只要她不像那个来自乌克兰的女孩，住在他们家里帮佣，每晚在她房里哭，却在一个礼拜之后离开。休还是不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，因为那女孩到她离开前，都没有去上任何英文课，她最后哭哭啼啼讲的话全都是俄文。

“对，嗯，希望如此。”阿曼达的声音带有不祥的语气。休非常清楚这是什么意思，意思是：我们应该去参加有附设保姆的Club Med假期，就可以免掉这一切麻烦；意思是：这间别墅最好真的像介绍的那么好；意思是：如果有什么差错，我唯你是问。

“那，”休赶紧说，“你要喝咖啡吗？还是要去店里买东西？”

“其实，我刚刚才发现我忘了拿化妆包，”阿曼达紧皱眉头，“烦死了，今天早上我完全没想到。”

“那好！”休发自内心地说，“来个化妆品计划。”

他笑着对奥克塔维娅和碧翠丝说：“我们要不要帮妈咪选些新的化妆品？”

“我不需要，”他们正要走时，阿曼达说，“我都用固定的化妆品，香奈儿粉底和唇膏，兰蔻的眼线笔和睫毛膏，夜巴黎的99号眼影……奥克塔维娅，不要推！幸好我的防晒另外放……奥克塔维娅，不要再推碧翠丝了！”她愤怒地提高音量，“这些小孩子……”

“这样好了，你去买东西，我带她们去别的地方？”
休说，“碧翠丝，你要不要和爸爸一起去？”

他把手伸向两岁的女儿，她叫了一声，抱着妈妈的腿。

“不用了，”阿曼达眼睛转了转说，“我们只要去一下博姿美妆店，很快就出来。如果他们没有卖香奈儿的牌子，我就……”

“不要穿，”休说，他走上前，手指沿着她淡褐色的颊骨线滑下来，“那就不要穿。”

阿曼达转身给他一个白眼。

“不要穿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休停了一会儿才说，努力挤出笑，“只是开个小玩笑。”

太阳好像在嘲笑菲利普，他正站在灼热的人行道上，

把行李箱拿给汗流浹背的出租车司机。今年七月是英国20年来最热的：每天都这么晒，全国人民很高兴能有这地中海型的气温。干嘛还出国度假？路人高兴得用这个问题彼此问候，何必出国度假呢？

而他们现在在这里，正准备出发飞往西班牙一个不知名的别墅。

“还有行李吗？”司机站起来，擦了擦额头说。

“我不太确定，”菲利普说，转过身面向屋子，“克洛伊？”

没有人回答。菲利普往前走了半步，停住，太热了，算了。实在太热了，往前移动10尺都很困难，更别提好几百里。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他们到底在想什么？有这么多地方可以选，却安排去西班牙度假？

“不急。”司机悠哉地说，往车身一靠。

一个溜直排轮的小女孩经过，一边吃棒冰，一边好奇地打量菲利普。菲利普发现自己报以忿恨的目光。她一定是正要去个非常凉爽、有树荫庇护的地方，有绿荫和美丽的英式花园；他却被迫站在高温底下，等着待会儿先搭没有冷气的福特汽车，然后搭载客满满的飞机，展开痛苦的旅程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什么令人期待的事。然后呢？

“天堂。”杰勒德这么称呼他的别墅，手里拿着一杯白兰地，在半空中挥舞，“纯正的安达卢西亚天堂，亲爱的各

位，你们一定会爱上它。”不过，杰勒德是个品酒家，“天堂”、“琼浆玉液”和“珍馐”这些字眼，他很轻易就能说出口。如果他能用“卓越”形容Habitat家饰店一张再平凡不过的沙发——他的确这么做过——那么这个“天堂”般的别墅，实际上会是什么样子？

所有人都知道杰勒德非常没有条理，和务实相关的事，他就完全没辙。他号称自己是DIY白痴，不会换插头，更别提用铁锤了。“到底什么是拉瓦栓？”他会挑起眉毛问每个宾客这个问题，然后等爆笑声。有人坐在他那坐落于荷兰公园的豪华公寓里、喝着他那昂贵的酒时，他的这种无知似乎总能带来娱乐效果。不过这等于预告着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假期？菲利普心中想到的是堵住的水管和掉落的石灰，他紧张得皱眉。或许现在放弃这个计划还不迟！天啊！为什么这个假期不能只是到布莱顿两天，一晚到西班牙式小酒馆就好？这样比较简单，而且便宜多了。

一想到钱，他的心就开始怦怦跳，深呼吸一口气，过度压抑的紧张已经开始有点放松。他的心思转移到其他地方：这次度假他们花了多少钱？这次出门和额外花费加起来，最后会是多少钱？

他第一百次坚定地提醒自己，以这种阵仗来说，不算多。和其他人的铺张浪费比起来，不算多。这趟小小的度假旅行刚刚好，很朴实。

不过，这样的假期能维持多久？

新的恐惧涌了上来，他闭上眼睛，试图冷静下来。他努力放空，不让这些想法趁他不备之时找上他。他答应过克洛伊，这星期他会努力放松。他们同意这星期要放下一切，天知道，他们真的很需要这假期。

出租车司机点燃一根烟，菲利普忍住没向他要一根来抽，看了看手上的表。他们去搭飞机的时间还很充裕，不过即使如此……

“克洛伊？”他向前往屋子走一步，“山姆，你好了没？”

一阵沉寂，此时的阳光似乎比刚刚更强烈地照在他头上。前门打开，山姆走了出来，8岁大的奈特紧跟在后。两个男生都穿着宽松的滑水裤，戴着紧贴脸的墨镜，走路时带着年轻人的自信。

“好了没？”山姆神气地跟出租车司机说，“好了没，爸？”

“好了没？”奈德用高音有样学样。

他们两个把行李丢进后备箱，走过去坐在花园的围墙上，把耳机塞进耳朵里。

“你们两个？”菲利普说，“奈特、山姆，请你们坐进车里去好吗？”

一片安静，奈特和山姆似乎处在另一个星球。

“你们两个？”菲利普提高音量，清清楚楚地再说一次。他和司机嘲讽的眼神交接，又赶紧转开看别的地方，“上车！”

“不用急。”山姆耸耸肩说。

“山姆，我们要去度假了，班机起飞时间……”菲利普声音越来越低，不敢相信地瞄了一眼手表，“总之，那不是重点。”

“妈还没来，”山姆说，“她来的时候我们再上车就可以了，不急。”他安稳地坐着，菲利普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虽然有点不高兴，但他非常惊讶山姆会讲出这些话。他想，其实山姆并不是没礼貌或爱唱反调，他只是坚信自己的意见和大人的一样重要。他自己16岁的时候，也认为自己的世界和别人的一样。或者说应该，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他的！

也许他是对的，菲利普苦闷地想，也许现在的世界的确是属于年轻人的，譬如因为这世界追求速度、创新和立即性，所以有了计算机、青少年专栏作家，还有网络百万富翁。一切都要实时，都要上网，什么都要简便。那些动作缓慢、多余的人类就像被淘汰的硬件一样，直接丢掉。

菲利普的胸口又痛了起来，为了转移注意力，他伸手到夹克口袋里检查那四本护照。他霸道地想：至少他们还没把这些东西计算机化！这些是真实的东西，实实在在、不可取代。他随手翻一翻，轮流看每一本护照上的照片。他自己